

蔣碧微生死戀(十)

楊 兆 青

稻草堆中緊急藏身

江南強盜殺人放火，擄奪財物，凌辱婦女的狠毒殘酷，只稍聽聽，就嚇得人倒抽一口冷氣。如今不幸，江蘇宜興計亭橋，這個小村子竟被那批亡命之徒圍攻。大家驚懼萬分，而槍聲已愈來愈近。一片慌張急亂之下，徐老太太大聲叫來徐悲鴻的弟妹，幫忙兩個媳婦和孫子，以及蔣碧微的隨身女傭，連拖帶推的擁向屋後柴房。

蔣碧微這幾個人，一起被塞進稻草堆裏坐着，身上頭上都覆蓋了稻草，最上層還飾放一些枯枝落葉，使他們藏身的地方，看來外面全是樹枝木材垃圾稻草；裏面結結實實，絕不像是有人躲藏的處所。如此，也許可以瞞過強盜的搜索，逃過一場劫難。徐老太太一面指揮，快快做好掩護，一面急急的向稻草堆裏的人說：

「不要作聲，忍耐一下，強盜一走，就讓你們出來。」

她說完，又仔細檢查一遍，認定沒有問題，才叫兒女離開，一同躲藏到別的地方去。

稻草觸刺在人身上，着實不好受。先是頭頭

奇癢難忍，漸漸的又感到悶得發昏。但是大家心裏都怕，任由悶熱引起的汗水直淌，仍舊屏着呼吸，不敢有絲毫的動彈。在屏息寂靜中，他們無奈的聽着自己「澎澎」的心跳聲。

蔣碧微起初駭怕至極，完全沒有主意，徐老太太怎麼說她就怎麼做。此刻躲在稻草堆裏，精神稍為鎮定，她看看坐在旁邊的女傭，微微前傾着上身，讓伯陽躲在身子底下不被稻草刺到，但是伯陽已經被擁擠得滿頭大汗，手脚亂踢。女傭怕伯陽受不了會哭，她把自己乾癟的奶頭，往伯陽嘴裏一送，小嘴巴竟認真的吮吸起來。這時蔣碧微用袖角輕輕拭去伯陽的汗珠，心底却是堅定的產生一個念頭——萬一強盜殺上來，爲了保護這個小生命，我只有跟他們拚了。

當時情景，蔣碧微全然忘我。她僅想到孩子的安危，即使萬一自己救子喪生，也毫不後悔，希望徐悲鴻父兼母職，善待骨肉……於是她的心念才轉到徐悲鴻，藉地又是一驚，徐悲鴻怎麼不見了？

她記得槍聲一響，自己嚇得手腳發軟，不知如何是好？接着便是老太太急急忙忙的催促逃生

。徐悲鴻什麼時候離開的？會到那裏？去做何事？他要不要緊？該不該去找他？一連串的問題，突然湧在一起，蔣碧微頓時感到事態的嚴重，大有禍事臨頭的不安。

不遠的地方，又傳來一陣緊密的槍聲，隱約中，似乎有人中彈慘呼的叫聲，聽得人胆破肝裂。大家凝神屏氣，深怕強盜會搜到這裏來，就在這時，伯陽「哇」的一聲大哭，接着聽到雜沓匆促的脚步聲，由遠而近，直衝柴房這裏來。蔣碧微心想，既然噩運難逃，豈容強盜逍遙，等他們到了，就決定拚了。

柴房來人虛驚一場

她才想到這裏，已經有幾個人進入柴房，動手翻開蓋在他們身上的稻草，於是，一陣張惶的騷動之後，這一羣婦孺個個面如土色，繼續向命運展開悲慘的搏鬥。

這時，只聽到急迫輕弱的叮嚀。

此刻，只看見大家狼狽無奈的可憐相。過後，只留下柴房零亂的寂靜。在宜興城裏那頭，聽說岳(計)亭橋被搶，

警局立刻下令關閉城門，封鎖水閘，加強戒備。計亭橋離城不過十八里行程，強盜說來就來，若不早作準備，後果不堪設想。雖然已經關閉城門，加強戒備，城裏還是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最急的是蔣碧微的家人，傳言紛紛，聽來句句話都那樣可怕，件件事都這般恐怖。大家都說：計亭橋徐家大少爺，是個大畫家，夫妻久住歐洲，名利雙收，如今衣錦還鄉，錢財滾滾。徐家的二少爺，在上海做生意，挺發達的，剛在城裏結婚。兩兄弟攜眷包了一條船回家。這消息給強盜知道了，便來個抄家洗劫。不但財物損失，男的還挨刀挨槍，女的衣服都被剝得精光……

蔣碧微的父母是這場災難的苦主，急得團團轉，又有何用？目前首務，是救人第一，其他的以後再說。於是，連夜雇船，派得力家人，面授機宜，十萬火急的趕去救人。早先門閘已經關閉，包船出不去，待向警察局交涉，請其開閘放船，幾經波折，船抵計亭橋時，已是第二天清晨了。

此時，蔣碧微這一大批人，也滿臉倦容的正好回來。大家一商議還是趁早離開這是非之地。結果連家門都沒有進，便帶着驚恐餘悸，匆匆下船，起碇返航宜興。

原來，昨天進入柴房拉他們出來的，不是強盜，而是徐老太太和她的女兒。先前老太太把他們藏在這裏，仔細想來還是不夠安全，特地又折回，帶他們逃到鄰村徐悲鴻的姨母家。

幾個人跌跌撞撞的在田塍小徑快跑，一口氣趕完四五里路，又累又急，但總算避開那些強

盜，得到暫時的安全。

徐悲鴻獨躲穀堆裏

傍晚時份，徐悲鴻跟他的弟弟壽安，也到了姨母家。這才知道，徐悲鴻自家人一個人跑進穀倉，躲在穀子堆裏，是壽安弟弟把他找出來的。他的頭髮和衣服上，都還黏得有不少穀粒。他見了蔣碧微，唯有搖頭苦笑，沒有作任何解釋。

壽安還告訴大家一件事：那批強盜打劫的目標，是河對過的油坊，根本沒有過橋來這邊，却讓大家飽受虛驚的折磨。壽安是躲藏一段時間之後，發現沒有動靜，纔躲躲閃閃的去瞭解實況的。

當晚，就在徐悲鴻姨母家的一間小樓上，臨時用稻草舖成一個大地舖，大家湊和着聯床夜話。天一亮，就回自己村子。真巧，城裏派來的專車，也已到達。

徐老太太矮胖的身子，木然的站在河邊，目送他們離去。這個世界留給她的，又是那樣多的無奈和酸楚。

這次遭遇雖然不是劫後餘生，大家苦頭倒吃了不少。蔣碧微一行六人，回到宜興城裏，老小都見過面，知道相安無事，便各自休息去了。次日，蔣碧微的母親及弟弟，仍留宜興舅家，其餘的人，都跟蔣碧微的父親回去上海。

在人生旅途中，有時候經過一場小小的災難，非但不是禍事，反而容易促進一個人的成熟與深度。蔣碧微從歐洲回到父母親人身旁，原已感到生命的豐潤，再無所求。經過有驚無險的「強盜

事件」，她更體會到生存的泉源，是彼此相互的關心，而不是貪婪的要求。因此，以後的日子裏，她努力去關心別人，結果自己反而受惠；她認真不去追求什麼，却是得到意外的和諧與平靜。

夫任教授妻譯名著

民國十七年二月，徐悲鴻受聘擔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這個時期，又得吳稚暉、李石曾兩位長者的幫助，為上海世界社的幾位黨國元老繪像，得了八百銀元的報酬。有了固定收入及額外酬勞，生活上顯著有了改進。蔣碧微向來善於作各項安排，她便利用這段不必為生活瑣事愁眉的時間，完成回國後的第一件「學術譯作」，那就是譯介法國一位傑出的女畫家——羅撒·鮑勒。

蔣碧微的譯筆流暢，這篇短文是目前僅存的譯作品。內容不因時間的關係而失去閱讀價值，特照錄全文，以供愛好藝術者參閱。

蔣碧微譯「女畫家中的第一人——羅撒·鮑勒」

「一百年以前，沒有許多人重視女畫家。大家都認為她們精細的才能祇能以畫扇子，工筆人物，及各種便宜商品為範圍。但是這種傳統觀念，終於被一個女人打破了，這個女人就是那嬌小美麗的巴黎小姐羅撒·鮑勒。

「羅撒十一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去世了。她當時是四姊妹中年紀最長的一個。她的父親是一位圖畫教員，教畫得來的錢幾乎養不活她們幾個孩子。因此，羅撒便被送到一家裁縫店裏去當

學徒。可是羅撒決心要用畫筆而不靠針線謀生，結果得到她父親的許可，就把他所有關於繪畫藝術的知識，每天晚上傳授給她。

「在羅撒·鮑勒三十一歲的時候，她的一幅色彩燦爛題名『馬市』的大畫，問世後便驚動了世人。在一八五三年巴黎美術展覽會裏（The Paris Salon）所有看見過她這幅驚人作品的人，都認為她這幅畫所表現筆法和矯健有力的藝術造詣絕對不亞於任何男畫家的作品。當拿破侖三世帶着皇后尤金尼（Eugenie）站在這幅畫前面看得目瞪口呆的時候，尤金尼時要求法皇作一件空前未有的事，就是以法國最高榮譽勳章賜給羅撒鮑勒。當時法皇雖然已經答應了這個請求，可是後來因為他的宮廷大臣們不肯同意而沒有實現。

「十二年後，法皇因公外出，着由皇后尤金尼代攝國政的時候，她帶着宮廷的官員，親自到羅撒鮑勒的畫室去將最高榮譽勳章賜給她。這個突如其來的訪問，幾乎使羅撒沒有時間脫去油污的工作衣另穿上一件上衣。皇后當時發表了一篇美妙的演說後，隨即將勳章繫在羅撒的上衣并對她說：『你給婦女們帶來了一個新的光榮。』

「羅撒鮑勒更高超的成就還在以後。一八九五年，她受封為最高榮譽團的官員——羅撒是得到這種地位的第一個女子。

「就羅撒鮑勒早年學畫的成績看來，她顯然有畫動物的天才。無論從書本上，在博物館裏，以及在雕刻或塑像方面，她總是孜孜不倦地在研究動物的特徵。不過她最迫切需要研究的乃是活的動物。因此，她將山羊、綿羊、兔子、鴨子、

雞、鵝鶩，甚至連在銅像空頭內作窠的松鼠，都一一帶到她那陋室的屋簷下來，此外，還擺滿了啾啾小鳥的鳥籠。她曾經還養過一隻水獺，後來因為它喜歡逃離水池爬到床上的緣故，所以才忍痛將它放去。

「除非她對牛馬方面下一番苦工夫，否則她如何能畫巨大的動物呢？因此，她鼓起勇氣開始參觀巴黎的屠宰場，爲了防避牛商、屠戶以及他們那些勇敢的青年助手和她糾纏，她剪短了頭髮，而且還穿了男人的服裝。

「在屠宰場工作的那些日子，簡直是一種可怕的經驗，可是她終於支撐過去了。後來屠宰場有些人對於她的工作發生了興趣，不是送給她一隻牛腿，就是送給她一個羊頭或牛肩，好讓她帶回家去切開研究，以便學習解剖。她所作動物的油畫，很快的就進步到可以賣錢補助家用。不久之後，她便有餘力在巴黎四郊旅行，參觀真正的農場了。

「羅撒有時整天在鄉間，對那些耕田的牛、拉車的馬、吃草的羊，以及產乳的牛，研究並且寫生。就在這一段時間，她開始幻想在她的藝術裡加入野獸的描繪。回到巴黎之後，她就開始在巴黎馬戲團和畢爾·巴佛路（Biu. Baffalo）率領到歐洲的美國西部荒野展覽團中寫生。

「當她卜居於方登博羅（Fontainebleau）森林邊緣的時候，她的好夢實現了，因為那正是令人神往的狩獵地區。她在自己的園地上，收集了各種可以參養的走獸。就她所養的馬來說，有亞拉伯種的高頭大馬、有美洲墨西哥出產的野馬、

以及斯開（Slyel）、雪特蘭（Shetland）和冰島的小馬。此外，她還養了各色各樣的小動物，如鼬鼠、松鼠、龜龜、壁虎等，無不應有盡有。不過，令她最得意的還是她所參養的野獸——鹿、野羚、野猪、野山羊、野綿羊、美洲產的麋、亞洲產的犛牛，各式各樣的猴子，以及一對獅子。

「羅撒有一句名言：『你要野獸愛你，你必須愛護野獸。』而這些動物向她表示情感的神態，使看見的人無不嘖嘖稱奇。例如此獅用兩蹄子爬在她的肩上吻她，又如馬立起來將前蹄輕輕地放在她的肩頭，將她含在嘴邊的糖菓偷去而不觸着她的兩頰。

「在這個快樂野獸的王國裏，羅撒鮑勒差不多生活了五十年。有人稱她爲『方登博羅的戴安娜（Diana）羅馬神話中狩獵的女神，她抱獨身主義過了一輩子，但是爲她傾倒的也有許多人，其中有一個追求她的人曾經說過，他自己覺得，『好像是一個對星辰單戀的蚯蚓。』

「羅撒以她整個生命致力於她的藝術。世界各地特別是英美兩國的人士，向她訂購油畫的信件竟像雪片飛來，簡直使她忙得應接不暇。她爲了畫『馬市』那一幅畫，她足足費了十八個月的時間，她每天化妝爲男人到巴黎馬市市場去參觀，和馬伕馬商們廝混在一起，同時儘情地作各種速寫。當這幅畫公開展覽的時候，她便一舉成名。雨果看了這幅畫以後說道：『我認爲她是女人中第一個富有創作天才的藝術家。』

「今天，這幅八呎高十六呎半寬的『馬市』圖，是紐約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

useum Of Art)宏偉畫廳中央的飾物。羅撒鮑勒原係以美金八千元售出的，可是在康乃里樊德比提(Cornelius Vanderbilt)於數年後買來送給紐約博物館時所付出的代價却是美金五萬三千元。現在每天站在這幅畫前的男男女女，對於這位意志堅強的天才女人畫家，莫不流露着無限的仰慕。

狗三弟闖入記憶中

當年在巴黎組織的「天狗會」四傑，除了老大謝壽康仍在法國以外，老二徐悲鴻，老三張道藩，老四邵洵美都已先後回國。彼此常有聯繫。「壓寨夫人」蔣碧微隱藏了張道藩對她的一段戀情，把「狗三弟」給她追求信的那一件事，老早就當流雲逝水般的去無痕跡。

問題是她的人生，有太多的意外跟無可奈何！蔣碧微心懷愉快，沉醉在溫馨的家庭生活裏，平靜而充實的享受着天倫樂趣。那喜歡作弄的命運之神，却在她不知不覺的歲月裏，撩起突發的悲劇與過多的痛苦。

張道藩於民國十五年二月八日，從意大利翡冷翠寫信給蔣碧微，那封隱含着無限情意的手札，是一顆長期危險的「感情炸彈」，隨時都會爆炸而引起張道藩的理性突破。

照錄張道藩那封來信之前，得先從民國十一年，蔣碧微跟徐悲鴻落難柏林說起。當時蔣徐兩人乘暑假去德國玩，因為收不到官費而在柏林住了二十個月。就在這段時期，張道藩從使館一等

秘書張季才那裏探知，一位中國畫家徐悲鴻夫婦也在柏林。因此激起他去拜訪的意念，希望結交一位愛畫的同道。原來，張道藩是在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美術部學畫，也是乘假期之便，到德國小遊。

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話題無限，又是知遇他國，同有鄉情，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三個人談得好像多年故交，肺腑相陳。臨行，並約定蔣徐回拜張道藩的時間。

有一天，蔣碧微白皙的皮膚，修長的身材，穿一件鮮艷別緻的洋裝。上衣是大紅色底，灰黃的花，長裙是灰黃色底，大紅的花。她跟徐悲鴻到達張道藩的住所，站在客廳的猩紅色地毯上，「人」「物」的色彩顯出非常的調和柔美。張道藩對斯人斯景，產生了難忘的迷情。日後，他曾對蔣碧微說：

他的問題她的解答

「那天，你站在紅色地毯上，亭亭玉立，風姿綽約，顯得多麼的雍容華貴。啊！那真是一幅絕妙的圖畫。」

這以後，「天狗會」的組織，使大家有更多時間相聚，才知道張道藩在同一時期，有極嚴重的多角感情壓力。他的心裏，有三個女人圍繞着，蔣碧微只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蔣碧微是最使他自已愛慕的女人，但她已羅敷有夫，只好在信裏暗示愛意，並提出諸多問題，請蔣碧微幫忙解答。張道藩的信，節錄原文如下：

為什麼她愛我而不愛她，

我却無法啓齒向她直說：「我不愛妳。」

為什麼我深愛一個女子，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氣概，去向她說：

「我愛妳。」

為什麼我早有相愛的人，

偏會被她將我的心分了去？

為什麼我明明知道我若愛她，

將使我和她同陷痛苦，而我總去想她？

為什麼我一點兒都不知道，

她對我是否也有同等的感情，

我就愛她？

為什麼理智一向都能壓制住我，

如今離開了她，

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

為什麼我明知她即使愛我，

這種愛情也必然是痛苦萬分，

永無結果的；

而我却始終不能忘懷她？

——你不必問她是誰？也無需想

她是誰？如果你對我的問題覺得有興

趣，請你加以思考，並且請你指教、

解答和安慰：以你心裏的猜度，假如

我拿出英雄氣概，去向她說：「我愛

妳。」她會怎麼樣？假如我直接去問

她：「我愛妳，妳愛我不愛？」她又會如何回答我？

張道藩

民國十五年二月八日於翡冷翠

蔣碧微對這封信帶給自己的震驚和困擾，非同小可。但她還是忍靜下來，細心的分析，然後覆給張道藩一封相當理性的信。蔣碧微的瞭解與看法是這樣——

「爲什麼她愛我而我不愛她，我却無法啓齒向她直說：『我不愛妳。』第一個問題，便隱含一樁動人的故事：

張道藩始終沒有對那位「她」說出「我不愛妳」這句話，但是他却表現了毅力與決心。蔣碧微認爲，處理這樁戀愛事件，如果說他是揮慧劍，斬情絲，應該並不爲過。問題中的她是魏小姐，湖南人。「她」和她的同鄉胡小姐，一同住在拉丁區的旅館裏。張道藩的住處和她們相距不遠，看她們寂寞孤單，常陪她們出去吃頓中國飯，看場電影，三人行中漸漸的有人起了感情變化，湘女多情，魏小姐熱烈的愛上了張道藩。

可惜魏小姐不知道，張道藩自己正陷於複雜微妙的感情苦惱之中。

這個苦惱，就是「爲什麼我深愛一個女子，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氣概，去向她說：『我愛妳。』」這個「妳」字，指的就是蔣碧微。

她平白被捲進感情的漩渦，蔣碧微將如何自愛？如何巧妙的處理？如何回答其他的問題呢？

複雜微妙糾纏苦惱

蔣碧微獨坐窗前，仰臉眺望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她陷在深沉的嘆息裏。她知道，有了這個開始，痛苦和無奈，就會愈來愈近。當機立斷的做法，就是避免和張道藩接近。但是有什麼理由和辦法如此做？

然而張道藩複雜微妙的感情，和糾纏不清的苦惱，自己無法克制。他早有相愛的人，偏會被另一個她分了心去？這個跟他相愛的人，是非常可愛的法國少女素珊。分他心的人，指的是蔣碧微。蔣碧微當然無法接受，而且還有一層罪惡感。

在巴黎，舞廳是高尚正當的交際場所，不設舞女，待字閨中的小姐，常由母親陪伴到舞廳，希望能在這兒邂逅如意郎君，青年男士可以向她們請舞。張道藩就在民國十三年聖誕舞會中，結識了素珊。她，天真活潑，純潔得像一張白紙，是一位公務員的女兒，父母雙全，有一個姊姊。不久，張道藩和素珊，相知相戀。朋友們都認爲，他倆是一對理想的情侶。

可是，戀愛中的張道藩，自從認識蔣碧微之後，却經常愁眉深鎖，鬱鬱寡歡，他變得沉默，憂悒而帶幾分迷惘。

覆函規勸望君珍重

蔣碧微冷靜的沉思，肯定事態的嚴重。他既不能傷害張道藩的自尊，又不容橫生是非。她的回信裏，先強調自己「狗二嫂」的地位，然後恣條曉以大義。蔣碧微的覆函，後段是這樣寫的：

你說的她，我既不知道是誰，當然不能正確

的解答你的問題；因此這兒是我心裡的猜度——

(一)你雖然不愛她，但你對她總有知己之感，你不肯向她直說：「我不愛妳」，是你不願意使她難堪。

(二)並不是你缺乏英雄氣概，並不是你不敢向她傾訴「我愛妳」，而是由於你早已想到此愛唯有痛苦，永無結果，因此極力壓制，免生是非。

(三)以我看來，你原先的愛，熱度還嫌不夠，因爲我敢斷言，愛到極點，決不是任何第三者所可移情分心的。

(四)明知你若愛她，兩人必將同陷痛苦，而你却偏要想她？事實上，天下能有幾個人，可以見得到而又做得到，同時，人生趨向，總愛往難路上走，因此世界才有進步，倘若知道有痛苦，就可以不想；曉得不成功就可以不做，豈非天下從此無事了麼？

(五)我要反問你，爲什麼你愛了一個人，一定要知道她對你的感情如何？譬如你愛一畫一物，難道也要曉得這畫這物愛你不愛麼？

(六)相見時理智可以控制自己，離開了反而感情氾濫，那是因爲她對你的態度與他人無異，或者因此使你鎮定，現在離開了她，你單方面的想像太多，所以使你頭腦糊塗，壓不住了。

(七)即令如你所說，這種愛情必然痛苦萬分，永無結果；然而爲愛情所受的痛苦，也可

以說是樂趣，於是明知故犯，這是人之常情。

至於你要我猜度，假如你向她說：「我愛你，妳愛我不愛？」她會怎樣回答你，我既不是她，怎能知道她的心理？不過你既然這麼愛她，對於她的性格和為人，你一定深切了解，那麼她將會怎樣回答你，你至少也該曉得十之八九，又何必叫我來胡亂猜度？至於你說她會擾亂你的心神，你難道不能想個方法，不為她動心麼？我倒勸你把她忘了，但不知你能否做得到？

我寫信給你，如果對你有害，我便從此擱筆。一切等你回來面談，望你珍重，並且自愛！

蔣 碧 微

民國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於法國巴黎
蔣碧微在信裏，婉轉的表明自己不變的立場。最後還說盼望跟張道藩面談，這是她處理事情週到的地方。那時候，他們已是相處多年的「狗」會朋友，舊誼難忘，來日方長，她這樣灑脫的安排，一是說明不計前嫌，二是告訴張道藩日後見面，跟其他的「狗」友沒有兩樣。知音相處，心照不宣。

湘女單戀緣歸素珊

張道藩果然知難而退，沒有再寫信給蔣碧微，只是他比以前更沉默，更消瘦了。

那位湖南籍的魏小姐，在一次張道藩的拜訪中，她竟一時感情衝動的，奔過去吻了他。張道

藩理智的說：

「我們是絕對不能結合的，因為，我一生中不可能只愛一個女人。」

說完，轉身就走。魏小姐追過來拉住他，張道藩一急，用力把她推開，倉卒的奪門而出。魏小姐傷心欲絕的伏在地上痛哭。房門在他身後輕輕闔上，隔着那扇門，他站停了脚步，聽到她悲痛的哭聲，——一陣猶疑徬徨，張道藩還是毅然決然的離去。他無需對一個愛他而不愛的人說「不」字，他已離開她了。

可是，張道藩的憂鬱沒有消失，歡笑仍舊沒有出現。他的眼神含悲，瘦態如昔。

朋友們看他太悲觀，太消沉了，開始為他擔心，天狗會的老大謝壽康一再追問他，是不是他和素珊的感情受了挫折，他用慣常的表情回答，搖頭苦笑。謝壽康又自告奮勇，表示願意代他到素珊家裏去求婚，逼得急了，有一次，他臉上出現慷慨壯烈的表情，他莊嚴的向謝老大點了頭。朋友們為他歡呼，並慶祝訂婚，而他在訂婚筵上，醉酒失態，狂歌亂舞。大家以為他是快樂歡欣的流露，其實他是為了無形解脫的煩惱，決心用形式上的婚姻，驅除他內心另有愛慕的煩亂。這種內心的痛苦，只有張道藩和蔣碧微知道，可是蔣碧微知道又有何用？她暗暗禱祝上蒼，願她跟張道藩，早早恢復從前純潔而正常的友誼，她也願張道藩趕快想一個方法，不再為她動情，或者趕快把她忘了。她更為張道藩擔心，痛苦將如一面無形的巨網，永遠永遠的籠罩着他，他將如何掙扎？如何解脫？

儘管張道藩空虛的心裏，有了他不討厭的人來填充，可是，那不代表他已停止對蔣碧微的暗戀。

儘管蔣碧微如此小心的處理這種秘密，然而拒絕接受這份感情的背後，難免還有幾份的同情。

儘管他們均以理性與道德力量約束自己，但那誠摯的人性與美好的印象，却無法自彼此心底除去。

張道藩素珊歸國後

所慶幸的，張道藩這種無可奈何的吶喊，從他訂婚之後，漸漸平息了。他於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七日離法返國，棄書從政，仕途順利。到了十七年初，他已身居省級黨部委員的要職。

蔣碧微此時，跟徐悲鴻住在上海，夫妻恩愛，兒子可愛，生活美滿。由於徐悲鴻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家眷尚未隨行。十七年四月一日，徐悲鴻從南京寄信回家，要蔣碧微在上海，籌寄一千塊錢給素珊做旅費，說是張道藩要接素珊到中國來結婚。蔣碧微看完信，高興萬分，原先殘餘在她心裏的疑慮，立刻被掃除，張道藩那隱祕的苦戀，也將因跟素珊的結合，消弭於無形。

事實上，張道藩跟素珊的結合，果真如蔣碧微想像的那樣樂觀嗎？

愛才若渴，視畫如命的徐悲鴻，發現中央大學藝術系他的女弟子孫韻君是個天才，因而愛才及人，這在蔣碧微平靜的心湖裏，將會激起多大的波折呢？

(未完待續)